



译文纪实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 长乐路

Rob Schmitz

[美] 史明智 著

王笑月 译



一家花店  
一块三明治  
一份投资合同  
一座城市中的梦想  
一盒信  
一个户口  
一封动迁通知  
一条街道里的中国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史明智 著

王笑月 译

# 长乐路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乐路 / (美) 史明智著; 王笑月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2

(译文纪实)

书名原文: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ISBN 978-7-5327-7561-3

I. ①长… II. ①史…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3440 号

Rob Schmitz

**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

Copyright © Rob Schmitz 2016

图字: 09-2016-533 号

长乐路

[美] 史明智 著 王笑月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邵旻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http://www.cwen.co)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93,000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7561-3/I·4625

定价: 4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886521

献给莱诺拉，雷尼，兰登

# 长乐路



登兰, 武静, 许崇英故居

华山医院

乌鲁木齐中路

国学新知

常熟路

二楼——你的三明治

长乐路

王家

张乃孙

张乃孙的街角

朱伟奇家

麦琪里

“陈市长”家

北





## 目 录

- 1 CK与体制 长乐路810号 ..... 001
  -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麦琪里 ..... 020
    - 3 热与闹 长乐路109号 ..... 040
    - 4 再教育 长乐路169号 ..... 061
  - 5 一盒信 长乐路682弄70号 ..... 087
  - 6 傅姨的快速致富计划 长乐路169号 ..... 103
    - 7 老婆本 长乐路109号 ..... 121
    - 8 文艺青年 长乐路810号 ..... 135
    - 9 夺梦 麦琪里 ..... 153
  - 10 逃离 长乐路682弄70号 ..... 174
    - 11 零风险 长乐路169号 ..... 196
    - 12 乡村婚礼 长乐路109号 ..... 218
  - 13 CK的修行 长乐路810号 ..... 240
    - 14 家 ..... 264
    - 15 中国梦想 ..... 276
- 致谢 ..... 288
- 参考资料 ..... 293

## 1 CK 与体制



长乐路 810 号

长乐路长约三点二公里。冬天，等那些错综缠绕的树上的叶子都掉干净了，便能透过光秃秃的树枝，遥望远处由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中心大厦构成的标志性的城市天际线。三座高楼毗邻相对，全都要比纽约的帝国大厦高出一截。

底下，人们行色匆匆，无暇欣赏风景。对于马路中段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新生儿来说，他们将在今日迎来生命中的第一天；对于马路西段华山医院急救室里的另一些人而言，可能马上要度过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两者之间，是生活，形形色色、面目迥异的生活：一个胡子拉碴的乞丐坐在人行道上吹着竹笛，情侣们手牵着手从他身旁经过；汽车鸣着喇叭，歪歪斜斜地绕过两个互相对骂的男人，他们正在为究竟是谁撞



了对方的车争执不休；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聚着围观；一个老妇拄着拐杖，正对一个卖荔枝的小贩骂骂咧咧，以表达自己对价格的不满；街上的其他人顺着人潮翘起向前，空气中不时飘过一阵鲜肉包子铺冒着热气的香味，夹杂着汽车尾气甜丝丝的味道。这里的生活闹腾，混杂，原汁原味。

在地图上，长乐路是一段很短的波浪线，位于上海市中心地标人民广场的西南方。我的家在波浪线的最西端。从窗口向下望，树叶堆成的华盖常年都在两层楼高处徘徊。楼下的这些梧桐树是唯一静默直立的活物。早上，我常绕着树干走“之”字，一会儿从人行道穿到马路上，一会儿又折回去同行人们争夺树阴下的一方天地。

中国极少有这般绿树成荫的街道。周末，本地务工人员的喧哗褪尽，取而代之的是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旅行团，这些游客纷纷把长焦镜头瞄准一排排树枝，欣赏它们充满异域风情的美。19世纪中叶，当欧美国家瓜分这座城市、划界而治时，法国人在他们的租界里种下了这些梧桐。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下了。日本人曾轰炸并占领过上海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也从这座城市撤离，梧桐完好无损。随后，共产党来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很多人英年早逝。这些树依旧傲然挺立。如今，长乐路上的餐厅、小店琳琅满目，极具小资情调。当我漫步于人行道上，有时能从那些紧闭的大门缝隙中瞥见几栋破败的欧式房子，不禁想起这条路见证过的那些风起云涌，而一切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无情地裹挟而去。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

在留意到陈凯（音译）的三明治店以前，我已经在这条路上住了将近三年。它距离我家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开在一家小精品店楼上。只是在温热夏季的那几个月里，郁郁葱葱的梧桐会把它挡得严严实实。一

一条狭窄的螺旋楼梯直通向楼上咖啡馆的落地玻璃窗。玻璃的另一边，叶子簇成一堵墙，在风中摇摆，把楼下城市的喧嚣屏蔽在外。

店里，陈凯（绰号 CK）常常佝着背站在柜台后面，一头蓬松的黑发挡住视线。细瘦的手指往三明治或甜品添上最后一点儿辅料，再转头机械地从咖啡机上为客人取下一杯滚烫的意式浓缩咖啡。然而，店里总是空无一人。没关系，CK 告诉自己，总得费点时间，生意才能起步。这是实现梦想的必经历程。在这种时候，他会耷拉着身子蜷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一张孩子气的、长满青春痘的脸背对玻璃树墙。他用电话经营自己的副业——手风琴销售；打电话时，他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方言间自如切换。

他在参观芝加哥的一家三明治店时动了自己也开上一家的念头，那是他唯一一次去美国旅游。在美国人眼中，那家店没什么特别，却给 CK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依样画葫芦地将它引入中国。这就像一个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人会把中式小面摊视为灵感源泉。这种做法看似鲁莽，却在这条马路上我所遇见的小店老板中非常典型。在上海这样一个宽广富饶的城市中，你只要全情投入，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售卖。

CK 梦想着有一天这家位于二楼的手工三明治店能成为最主要的生计来源。他把自己卖手风琴所得的多年盈利都投入到这家店来；他和一个朋友一起，把两人的积蓄凑了凑，合伙开了这家店。他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空间，吸引像他们一样的年轻音乐家和艺术家。

“一天，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也许我能把所有这些人聚在一起，”CK 对我说，“我希望找到那些想从体制中脱离出来的人。我想要结识和自己相似的朋友，那些对艺术、时装设计和其他行业有独立见解的创业者。”

在长乐路上闲逛之所以让人如此心旷神怡，还要多亏像 CK 这样的人，正是他们心中怀揣的理想和情怀，支撑起这条狭窄马路两边琳琅满

目的各色小店和咖啡馆。这些目光炯炯的外来者将各种梦想层层叠叠垒在一起，希望有机会在大城市里将它们实现。

这并不容易。无论是CK还是他的朋友Max都没有在餐厅工作的经历，更别提经营一家餐厅。两人2013年在原法租界的一家古董照相机店里相遇，当时CK在那家店兼职，想多学点儿照相技术。和CK一样，Max也曾经商。他俩在照相机店里轮班时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流，彼此都为对方的精明销售手段所折服。最终，CK说服了Max和他合伙开三明治店。

一开始的店名叫 *Your Sandwich*（你的三明治）。它和繁忙的地铁站隔着两个街区的距离，隐在一幢四十五层高的大厦投影里，每天中午都会有许多办公室白领从那幢大厦里成群结队地拥出来，为自己寻觅快捷午餐。但没有人注意 *Your Sandwich*，悬铃木把它遮得严严实实。长乐路上的人们步履匆匆，甚至都不会抬头望一眼头顶上枝叶交错的华盖。

所以他们又把店名改成 *2nd Floor*（二楼），让路人经过时多少能从中获得一些驻足的提示。在新名字下面，保留着一行蝇头小字：*Your Sandwich*。他们雇佣了一个新厨师，弄了一个摆放各类饮品和进口啤酒的吧台，在菜单上也费尽心思。一天，我去CK家串门，发现角落里有一堆电子屏。“触摸式菜单！”CK笑着告诉我。显然，他认为店里死气沉沉、非交互式菜单是 *2nd Floor* 无法吸引互联网新生代的重要原因。

虽然CK在手风琴生意上业绩可观，但对餐饮行业知之甚少。那些典型的办公室白领并不太愿意为高昂的租金买单，他们在挑选午餐时更倾向选择便宜的本地菜，也更青睐那些需要伸筷子去夹的热菜。之后的几个月，CK逐渐认清了现实。他推出了价格更亲民的午市套餐，并调整了三明治的口味。CK并不特别担心自己的餐饮生意，卖手风琴依然是他可靠的收入来源。他觉得能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同时经营两门生意是万分幸运的，感觉就好像机智的松鼠正往舒适的树洞里囤藏过

冬用的坚果。

这家三明治店是避难地中的避难所。整个街区原就是为外来者避难而建。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将上海的部分管辖权以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管辖权移交给西方殖民势力。法国人占领了城市的这片区域，把曾经的大片稻田改造成自己的专属地，并于1849年建立了法租界。自此，一个又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来到这里寻求庇佑。1860年，法国人为成千上万想要逃离太平天国起义的老百姓提供住所。此后，戏院、电影院、舞厅这些为当时城市领导阶层不屑的场所在法国人的庇护下欣欣向荣，教堂、寺庙和清真寺也不甘落后，一一落成。

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将租界视为外国侵略的屈辱象征。然而，1921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毛泽东正是在法租界深处的一家女子寄宿学校里秘密会见了其他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并在那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之所以选址于此，正是看重它伸出的庇护之手。控制城市非租界部分的中国当局不太可能在这里搜寻、逮捕和审判他们；若非如此，中国发展的历史也许将被永远改写。

法国人是根据典型的巴黎街区的布局来设计建造这一街区的：狭长、蜿蜒的林荫大道两旁整齐地种植着两排行道树，本地人至今称之为“法国梧桐”，即便事实上它们既不来自法国也不属梧桐科。和上海的大杂烩历史相似，这些树也可谓四海为家：这种伦敦悬铃木是中亚地区出产的东方悬铃木和美洲桐木的混种，最早发现于西班牙。

是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sup>①</sup>让这种树变得举世闻名。这位城市规划师喜欢它枝叶繁盛的样子，因此，当他主持19世纪巴黎城市改造工

---

<sup>①</sup>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曾任法国塞纳省省长，并主持巴黎城市的改造工程。——译者

程时，便将伦敦悬铃木种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也使巴黎从原先小马路交错成灾的混乱模样变为一个个由宽阔林荫大道相连的有序街区。不久，伦敦悬铃木出现在世界各地，直到今天仍是罗马、悉尼、纽约这些世界级城市的街头宠儿。它那形似枫叶的叶子更成为纽约市公园局的官方标志。

在上海，每三棵树中就有两棵是伦敦悬铃木。城市规划师称之为“超级树”，因为它属于浅根性树种，对烟雾、极端温度以及虫害具有极高的耐受性。这种树的种植间距大约在五到七米之间，种植时会辅以截角去梢的手段，以干预树的正常生长，强行使其枝叶向街对面的树延展，相互交织，从而在两三层楼高的地方拢成墨绿色隧道状。这顶拱形华盖既能在酷热难当的夏季为行人遮阳蔽日、播撒绿荫，又能如一道屏障般将从东海隆隆而来的狂风暴雨抵挡在外。

2010年我搬来此地时，如巴黎街区般的格局以及路边的悬铃木依然如故，但中国人重新命名了各条街道。舍瓦利尔街（或称骑士街，Rue Chevalier）和加尔尼尔路（Route Garnier）更名为建国路和东平路。其他一些用以纪念法国已逝名人的路名则被改成了富民路、茂名路和瑞金路。当步行穿过新街区时，我一一念出这些听上去非常吉利的路名，权当中文练习：安福路、永福路和宛平路。我所居住的那条路或许算得上是这些路名中最吉利的一条：长乐路，可以直译为 Long Happiness Road，我给它取了个更加动听的英文名，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sup>①</sup>。

本地人读到这些路名时，是否吉利、好听并不是第一个涌入他们脑海中的念头。位于我公寓南边的安福路的安福，指的是江西省的一个小城市，以加工猪肉火腿闻名。茂名是广东一个颇为繁荣的港口城市。而长乐，我所居住的长乐路的长乐，是福建省的一座沿海城市，明朝航海

---

① 长长的快乐之路。——译者

探险家郑和从那里起航，去探索亚洲的广大地区。当中国人为这些法租界街道改名时，他们多以中国各省或省会城市为南北向的道路命名，而以当时一些地位卓然的城市为东西向的道路命名，这些城市早在数朝前就为自己取了一个有吉祥意味的好名字。

无论何时，当我踩着脚踏车穿梭于长乐路，都需要十足的运气。这条狭窄的马路是这一街区为数不多的双向通行的道路。出租车司机经常借道于此以躲避附近高速路的拥堵，但他们必须时刻同四面八方涌出的电动摩托车车流抗衡。摩托车常常成群结队地迎着车流逆向行驶，它们总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才纷纷散开，给那些在喇叭高鸣、前灯闪烁、围追堵截中披荆斩棘而来的汽车让出一条道来。生存是道路的法则，那些个头最大、最横冲直撞的车辆往往能获得优先通行权。城市公交车位于这条食物链的顶端。绝对的体积优势使得汽车和摩托车司机对它又敬又畏，纷纷靠边为这庞然大物让道，完全出于一种类似在狂暴发怒的大象面前猛然向外跃起的生存本能。自行车车主为求自保，只能被迫往马路牙子或人行道上挪移；一些骑行者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便穿梭于行人间，生生在人行道上杀出一条路来。

我选择加入电动摩托车的行列。我骑得够快，能跟上它们的速度；而摩托车司机的骑行习惯——总是像环法自行车赛中那样以方队整体行动——也帮了我不少忙。每天早上我在骑车时，都需要对周边形势保持清醒认识。尽管从表面来看，车辆行驶乱作一锅粥，但许多司机仍然如运动员般精神高度集中，遵循着道路的潜规则驾驶。他们在长乐路这个混乱体系中和其他车辆同心协力往前移动，或加速，或转向。

2012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登上了“二楼——你的三明治”的旋转楼梯，想窝在某个角落里来杯咖啡暖暖身子。窗外的悬铃木像一双双一折即断的筷子，树枝散漫地指向各个方向，每当寒风打着旋儿吹过街

道，便会发出刮擦二楼玻璃的声响。

在阳光明媚的用餐室中央的架子上，摆放着 CK 的手风琴，一行优雅的草书镌刻在这台黑色“大块头”乐器的前面板上：“Polverini。”<sup>①</sup>那天店里空空荡荡，CK 把它抬下架子，倾放在一处日光直射的隔间中，低下头，按下放气按钮，缓慢地打开风箱。乐器吐了口气，这声叹息如此深沉，仿佛从 CK 内心发出。前一天，他的主厨刚气冲冲地离职，还带走了一半的侍应生。如果今天有客人光顾，CK 和 Max 都得亲力亲为。

他稍事停顿，开始演奏一曲热烈、快节奏的民谣。他的手指在键盘上互相追逐，飞速跳跃。旋律流淌，他慢慢闭上眼睛，乐器在他胸前优美地张合。他的手指移动得如此之快，仿佛凭着自己的意志自行其是。他弹奏的是一首童年时期的爱国歌曲，他的头前后来回摆动，回忆翻涌，推着乐曲前行、加速。

CK 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自杀并不容易。连续两个月，他都不断在放学后试探自杀的方式。吞安眠药应该是最舒服的，他觉得。但药剂师不会把药卖给他。“你太年轻了，”她说。从他家公寓的屋顶坠楼不失为一种可能。不行，他总结道：这太痛苦了。“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胆量跳楼，”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他几乎没有独处的时间。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和专横的父母以及除了上厕所外一刻不离左右的奶奶住在一起。每天早晨，他都坐在离他们不到十几厘米的距离喝粥。从老家门口的土路一直往下，便是学校，在那里老师会接手一切。放学后，又轮到奶奶和父母负责照看他写作业、上音乐课，并为他准备只有蔬菜和米饭的晚餐。就

---

<sup>①</sup> Polverini，博罗威尼，意大利手风琴品牌。——译者

连上床后，他都偷不到一分钟专属自己的时间：奶奶就躺在他身边一张薄薄的竹席上。

一天下午，父亲正在伏案写作，CK对他这个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家做了最后一次决绝的审视和清点。屋外，附近的化工厂和采矿设备制造厂排出的废气使得空气凝成厚厚一团。他穿过公寓，默默地寻觅着最有潜力结束生命的家用品。最后，他在自己唯一有理由独处的房间——浴室——里结束了这场搜寻。他选定了从父亲的剃须用具中发现的一把直剃刀。晚上，在上床睡觉前，他把折刀悄悄藏进了睡衣口袋。

那是一个寒秋夜。月光洒满了整个房间。夜静极了，除了奶奶平稳的呼吸声以及偶尔从远处传来的火车声。后者先以一声柔软绵长的鸣笛宣告自己的到来，接着是它沿轨道前行时舒缓的隆隆声，最后一切消散，归于沉寂。就在CK等待奶奶慢慢沉睡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很小的时候，男孩就常常听他父亲谈到“体制”。他从来无法确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通常都能预判父亲的嘴里何时会吐出这两个字来。每每要提到这个词时，父亲总会先放慢语速，语气也显得更加慎重；他刻意停顿，使这两个字从整个句子中脱颖而出，让男孩分外留意。

“你瞧，凯凯，你不可能和……体制……作对。”话语像是被打上着重标记，印入男孩的记忆。

每天，结束一天艰辛工作的父亲回到家后，会让儿子坐下，充当他慷慨陈词的忠实听众。体制没有给他选择职业生涯的机会。体制不曾回报他的聪明才智。体制不会鼓励个人天赋。你永远不可能在体制中取得进步，获得成功。“中国的国情不好！”他的父亲情绪激动。

“我父亲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CK说，“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为没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感到不满。他知道自己比其他人聪明。他



希望靠自己的才华获得成功，但他做不到，体制永远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他觉得我母亲不聪明，这常常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他不喜欢工作中的同事，他讨厌中国。”

当CK试图提出问题时，父亲总会对他“嘘”一声，然后继续他的长篇大论。时间长了，CK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人倾听的家中说话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他不再说话。

CK没有兄弟姐妹。他于1981年出生，正值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两年后。他和他的父母一起生活，奶奶则住在一栋破败的四层砖房的顶楼，那是她的工作单位城际铁路局分配的住房。CK的父亲借用了当时在体制内广为流传的宣传语——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口号——来形容这个地方。“他称之为‘三不管’区：没人打扫，没人管理，没人关心。”

这番形容同样适用于CK从小长大的城市——衡阳。从历史上看，这个距离上海有纽约到芝加哥这么远的城市是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地方。它位于湖南省中心，一千四百年前曾在中国历史上小小地露过脸，当时唐朝皇帝高宗将一个犯上作乱的辅国大臣流放衡阳，以示惩戒。此后，帝王们一次次将一些不太可靠的高官发配到这里，让他们治理这个位于帝国边缘地带的遥远市镇，从此音讯全无，无人问津。

现代以来，衡阳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摊开中国的货运铁路地图，你能看见南北向和东西向的两条铁路线在这里交错而过，在国家中心位置划出一个“X”。这里是地区最重要的重工业中心之一。化工厂比比皆是，煤矿、锌矿、铅矿同样数量繁多。被污染的空气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但这里有工作机会：CK的奶奶在铁路局，他的母亲在磷肥厂，父亲在衡阳市第二建筑公司。

CK的父母都出生于1950年代初，和新中国基本同龄。他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宗旨不一的运动、革命和反革命浪潮，